

七色土

——望得见山的诗

陈有才

一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森林竹海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梯田茶园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小溪瀑布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和尚寺庙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牛羊家禽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山花果果园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苍鹰大雁啊
望不见青山就望不见山村炊烟啊
快扫清一切雾霾让人望见青山啊

二
我在故乡小路上的脚印
叠起来有我家门口老槐树那么高了

我在故乡山坡上唱的山歌
探起来有大别山金剛台那么高了

我在乡亲们口中学的鲜活词语
堆起来和我身体一般高了
我写给故乡的乡土诗行
接起来有我家门口淮河那么长了
每一首都记得住的乡愁

三
那从小逮鱼摸虾的小河干涸了
故乡啊你咋不和我打声招呼呢
家门口那两棵银杏树连根刨起
故乡啊你咋不和我打声招呼呢
峭壁上那米筛大的马蜂窝一把火烧了
故乡啊你咋不和我打声招呼呢
连我家的老祖坟也平了盖楼房了
故乡啊你咋不和我打声招呼呢
故乡啊你还叫我咋有脸当乡土诗人呢

四
我的老家在丘陵地带
偶尔在山坡上有几只山羊
羊字在老家词语中丰腴饱满
羊不当名词常当形容词了
说某种东西多且不说多说多得像羊熊样羊脏样
说某人吃东西特别挑食
说这家伙吃羊眼了
我们祖上是大草原的移民吗

五
真不要脸
是我故乡骂人最狠的话了
狼劲远远超过国骂
国骂上下嘴唇一开一合就骂出来了
骂不要脸时调动浑身肢体语言
眼睛乜斜着嘴角撇着
右手食指在脸上频频刮着
并美其名曰刮羞
好像要刮下四两霜才罢休

六
小鸟的长喙是脱粒机
把野果那核放在一棵
银杏树枝丫间长出小树苗
长喙最终成了嫁接刀
小鸟是向人类学的嫁接本领呢
还是人类向小鸟学的嫁接本领呢
我自己也没有弄明白
我又是谁嫁接在故乡这棵大树上的
一朵比家花香的野花呢

七
生下地就缺奶吃
妈妈第三只乳房是家织布袋里面装的全是糯米糊糊
长大了看见糯米头的食物
恨不得连舌头一起吞进肚里
糯米糖糕 糯米糍粑
糯米甜酒 糯米汤圆
这就注定我这一生
糯性十足 有人缘

八
故乡啊你还记得穿开裆裤头
上留着
歪歪毛的小男孩吗那就是我呀
故乡啊你还记得上山打兔子
下河摸鱼上树
掏老鸹的小男孩吗那就是我呀
故乡啊你还记得勒着红兜兜
站在山顶
放消息树的小男孩吗那就是我呀
故乡啊你还记得掂着门牙说话跑风成天唱
解放区的天的小男孩吗那就是我呀

九
少小离家老大回 故乡啊
我就是那个老大回的诗人啊
乡音不改鬓毛衰 故乡啊
两鬓白得越多越是想你啊
儿童相见不相识 故乡啊
可你不能不相识啊
笑问客从何处来 故乡啊

我是从你的梦中走来的啊
当年为追寻你的梦五次突围
投奔延安啊

十
小时候怕鬼
少年时怕水
青年时怕失恋
结婚了又怕老婆叨叨嘴
而今退休了
老伴也走了
突然我觉得什么都更可怕了
什么都不可怕了
才是更大的可怕

十一
瓜菜年月我一上餐桌
两眼盯着瘦和肥
筷子来往餐云飞
嗓子嗑得泥鳅叫
下巴壳子打炸雷
嘴里不知啥滋味
大鱼大肉是我的命啊
而今一上酒桌看见南瓜青菜
我就饕之饕之连命也不要了

十二
记得住水牛就是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燕子就是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炊烟就是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古井就是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大槐树就是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红高粱就是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烤红薯就是记得住乡愁
水牛燕子炊烟古井大槐树
红高粱烤红薯是乡愁的乡愁

十三
果实把枝头压弯了
河水把小桥压弯了
古井把轱辘压弯了
蓝天把彩虹压弯了
喜悦把眉毛压弯了
疼痛把肠子压弯了
春风把炊烟压弯了
秋风把骨头压弯了
乡愁把脊背压弯了

十四
最忘不了在池塘埂下的紧水溜子
逮那摇头摆尾戏水的小鲫鱼了
最惬意的是夏天月夜和小伙伴
坐在稻堆顶上数天上的星星了
最要命不过的是和小表妹
坐在田埂上着大人们口唱山歌

歌手插秧了
大人们陶醉在山歌里面了
我和小表妹陶醉在脚下玩水了
互相搓着脚丫子痒痒地钻心

十五
农村孩子谁没见过老公鸡打水呢
本来就红的冠子像从血盆里捞出来似的
斜着身子抖动着亮开的翅膀
口中念念有词地踩在母鸡背上
用长喙叨着母鸡的冠子
高傲翘起的尾部往母鸡的肥臀上一压
放了个哑巴屁打水工程就完成了

跳下鸡背昂首挺胸看着母鸡抖抖身子
往草地上寻觅蚂蚱蛴子活食去了

十六
我敬佩故乡山坡上的野花儿
从来不争谁最香谁最艳
我敬佩故乡的果树们
从来不争果实谁个大谁个小
就算都是果树们植物们开的花
也不争谁朵大谁朵小
朵小果实就小朵大果实就大吗
那磨盘南瓜开磨盘大的花吗
那芝麻就开芝麻大的花吗

十七
我故乡的鸡鸭鹅们真逗
需要她们下蛋换油盐时
鹅下鸭蛋鸭下鸡蛋鸡下鸽子蛋
现在她们也与时俱进了
鸡们鸭们鹅们都扛时代二蛋
鸡子下鸡蛋鸭下鸭蛋鸭下鹅蛋
鹅也不甘落后下恐龙蛋了
突然听到一句吊诡的话
从前民不聊生而今官不聊生

十八
我父亲土改时划个中农
他进入便幽默地说
我前面摆杆子后面捂眼子
我不尻人人家也不尻我
我是新时代的中农
一边陪李白对影成三人
只是隔三差五地逢场作戏而已
一边陪杜甫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也只是在乡土诗中无声地呼喊而已

□赵曾友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身材娇小，声音娇好，应该是块放声唱歌的好材料。唯一的缺陷就是她在歌唱时候的底气有些弱弱的，找不准点，守不住线，撑不起面，既不是现如今的海豚音，也不是絮絮叨叨的大白话，更不能如王菲那般地低眉垂首摄人心魂。于是，母亲多年以来的最忠实的听众，有且只有我。眼巴巴地，仰起脖子听着母亲穿堂走弄地兀自唱，我就会忘记饥饿，忘记饱胀，甚至忘记了童年时候大把大把的美好时光。

老家厨屋的三尺灶门口，是母亲歌唱的主要舞台。不论是如何简单的稀粥面食，或是连汤带水的红薯瓜片，总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填满我们的肚皮。就着睡眼前的那一小截难得的光阴，母亲一边扭亮灶台上煤油灯的黑捻子，一边抚弄紊乱的黑发开始了唱了。母亲说，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时候的生产队，大都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三几个散居垵子，百十口老少人家，五六十亩的旱地水田，就是一个生产队的全部要素。老家屋后墨黑的里院子，是生产队里最常开会的老地方，那里一片黑乎乎，仰面一望，自然就是满天的粲然星斗。

对于母亲的唱歌，父亲是从来不会认真听的。翻遍了庙岭子那里的五分薄地，



思 索(外一首)

□涂彪

此时 什么都不说
所有思绪 都化为
手指间 那缕
袅袅升腾的青烟
如峡谷中 飘出的
一条湍急的河流
抖开生命的灿烂
撒一路气势磅礴

它汨汨地流淌 流淌
翻滚如耕耘的蚯蚓
一次又一次地 重复着
世界上最美丽的动作

朋友知道我要出一本诗集，纷纷找我讨要，我说还没付梓，说着说着勾起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鸡蛋壳，鸭蛋壳，火明虫子来抱窝；鸡蛋皮，鸭蛋皮，火明虫子来赶集。”这首儿歌伴我度过童年。家中我是老小，姊妹七个，大姐50年代演师毕业于乡下任小学教师，大哥65届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他们青少年读过的小人书、连环画和一些小说留存不少，使我大饱眼福。加之经常钻进说书场，听评书艺人丁琦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就是那时走进我脑海里的，当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我们撒腿就跑，逃避掏钱。对诗歌的认识是在初中一次办迎国庆墙报时，我随意说了句“山也笑，水也笑，欢呼国庆来到了”的顺口溜，旁边的老师“哇”的一声说：“永康，你行啊，出口成诗呀。”于是，“诗”就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程永康

朋友知道我要出一本诗集，纷纷找我讨要，我说还没付梓，说着说着勾起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鸡蛋壳，鸭蛋壳，火明虫子来抱窝；鸡蛋皮，鸭蛋皮，火明虫子来赶集。”这首儿歌伴我度过童年。家中我是老小，姊妹七个，大姐50年代演师毕业于乡下任小学教师，大哥65届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他们青少年读过的小人书、连环画和一些小说留存不少，使我大饱眼福。加之经常钻进说书场，听评书艺人丁琦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就是那时走进我脑海里的，当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我们撒腿就跑，逃避掏钱。对诗歌的认识是在初中一次办迎国庆墙报时，我随意说了句“山也笑，水也笑，欢呼国庆来到了”的顺口溜，旁边的老师“哇”的一声说：“永康，你行啊，出口成诗呀。”于是，“诗”就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办完国庆节报的翌年，就应征入伍到了北京，在总后勤部某机关当通讯员。部队机关订阅了好多种报纸杂志，上面刊登

茉莉啊茉莉

累坏了祖父的一头大黑键，父亲也只是勉强搜寻到小半筐的红薯根子，手指头的粗细，猪狗都不吃的，小娃子们还能看上眼么？于是，父亲总是处在一种无法排解的泄气之中，就着朦朦胧胧晕晕乎乎的豆大的一点儿灯光，他的鼻息越来越重，渐渐地就近似于窒息一般的深沉静声了。父亲的鼾声顿挫，母亲的歌声抑扬，两相组合，居然也是一抹梦幻般的家居美色。母亲又开始唱了，说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毛主席给咱们说的贴心的话……

那时候的家里有一把生铁的大锁，经常挂在大门口的铁鼻子上面，有时锁了，有时不锁，其实锁与不锁都是一个样子。除了米缸里面仅剩的小半缸灰粉的碎米，除了架子床上面一团灰白的棉絮，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家里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看管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倘若大门一旦锁上了，那就非得一把铝制的钥匙才能打开不可。祖父家的那一把铜锁，虽然磨损得长柄锃亮，但就是打不开我家的生铁的大锁。于是我知道，不是钥匙就能开锁，不是

所有的钥匙都能打开所有的铁锁，不是所有的铁锁都能被钥匙打开……但是母亲告诉我，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万能的，他能洞彻天下所有人的心扉，他能知道天下所有人的心思，他能照亮天下所有的边边角角和窟窿黑洞。母亲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那真是神啊！

母亲最拿手的一段歌曲，我认为还是那首《茉莉花》。《茉莉花》的调子委婉悠扬，舒缓酣畅，最适合母亲的那一副好嗓子。好一朵茉莉花啊，好一朵茉莉花啊，满园花开哎，香也香不过她……在我们听来，这飞扬的歌声，只宛如一只锦毛的树貂，攀爬在高大的老栗树的黑枝上，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一忽儿上，一忽儿下，清爽便捷，舒快自然，每一个动作和眼神，都迎着母亲的节拍和韵致，真是那个美呀……只是母亲在歌唱的时候，我们总是听不懂，因是我们听到的都是好一朵毛栗花……毛栗花，不就是屋后山上那漫坡漫野的毛栗树的粉色花絮么，怎么会是那般的香甜迷人呢？我们问母亲，母亲也不知道；也曾问过父亲，父亲更是两眼一般黑。

老家屋后山的半坡上，曾是一片片的丛生的毛栗树，矮生的枝柯，清瘦的绿叶，尤其那粉绿色的簇生的花絮，简直就是美貌的女子腋窝的毛发，无处不蓬松一股幽幽暗暗的莫名的香气。那时我们的身子骨不是太好，也不是太高，但是对于毛栗树的花束，还是可以随手攀折一些的。近处闻嗅地惯了，忽然发觉，母亲唱诵的茉莉花，应该不是这种野性十足的毛栗花。母亲的茉莉花，应该是清香淡雅的，齿颊生香的，清神爽身的，要不，那么漫长的劳心费神的酸苦生活，却总是阻止不了母亲的歌唱呢？

因书本读的很少也不顺畅，后来的我并没有在字典上查阅到茉莉的字样。再后来，因是生活的苦处很多，再往后的我虽然知晓了茉莉的书写方法，可是一直没有将之与实物做很好的比照。甚至母亲一再地将茉莉花唱成了谐音毛栗花的时候，我也没有刻意地去纠正她，因为我知道，不管是茉莉花还是毛栗花，都是母亲心中那朵最圣洁、最高尚、最持久的幸福的花朵。虽然母亲一辈子的舞台就只是那三尺宽的灶门口，母亲一辈子的忠实听众只有她这总是惯于回忆和念旧第二个儿子，但是茉莉花的香气，无疑地早已融入了母亲生活的每一寸肌肤、皱褶和纹理，甚至是母亲早已枯槁灰白的发梢之上，我也总是能够嗅出深藏其中的茉莉的花香。

游成都武侯祠有感(外一首)

□华日红

丞相祠堂松柏森，八方敬仰客如云。
七擒孟获抚南定，六出祁山征北频。
赤胆忠心辅刘主，鞠躬尽瘁献终身。
武侯功绩垂千古，一代忠臣感后人。

冬游九寨沟
蜀地神奇九寨沟，人间仙境誉神州。
海如宝石林中嵌，瀑似冰雕壁上留。
多彩琼池倒影美，缤纷玉带舞姿优。
迷人山水难离去，只恨余辉落寨头。

母爱，滴落在背篓里
窗花是母亲不肯离肩的背篓，装满背篓的除了亲情，除了乡音，全是地地道道的代代相传的山梁般的骨气，全是些孩提时叽叽哇哇的哭笑声。
往事们的生命力旺盛着呢，拱破老屋的墙根，在其裂缝中硬是长出茁壮的枝条——那是生命中璀璨又经典的一些细节，列队跨越清风岭的耳畔，用专注地聆听招惹脆生生的风铃儿，招惹花枝般舒展的絮语，补缀着母亲厚棉衣的胸襟。
静坐窗前，眼神打磨着黄昏，打磨自己灰暗的心境。然后陶醉于一封叶哨声敲打出的家书，耳际母亲“家书如诗”的唠叨长得青乎乎的，腮旁滴落的全是些母亲春雨般的歌谣！期望又一次被山野之风擦伤翅膀，期望分明是圆柱体的，期望又如一只蝴蝶在悠然飞翔。娘啊，儿用含满泪水的思念背起一副渔网，开始了又一次驾舟出海，企图再从大海里捞他个金镶满钵，去慰平母亲眼神里的疲劳。
母爱是一副背篓，足使我行走天下！

静坐窗前，眼神打磨着黄昏，打磨自己灰暗的心境。然后陶醉于一封叶哨声敲打出的家书，耳际母亲“家书如诗”的唠叨长得青乎乎的，腮旁滴落的全是些母亲春雨般的歌谣！期望又一次被山野之风擦伤翅膀，期望分明是圆柱体的，期望又如一只蝴蝶在悠然飞翔。娘啊，儿用含满泪水的思念背起一副渔网，开始了又一次驾舟出海，企图再从大海里捞他个金镶满钵，去慰平母亲眼神里的疲劳。
母爱是一副背篓，足使我行走天下！

窗花是母亲不肯离肩的背篓，装满背篓的除了亲情，除了乡音，全是地地道道的代代相传的山梁般的骨气，全是些孩提时叽叽哇哇的哭笑声。

往事们的生命力旺盛着呢，拱破老屋的墙根，在其裂缝中硬是长出茁壮的枝条——那是生命中璀璨又经典的一些细节，列队跨越清风岭的耳畔，用专注地聆听招惹脆生生的风铃儿，招惹花枝般舒展的絮语，补缀着母亲厚棉衣的胸襟。

静坐窗前，眼神打磨着黄昏，打磨自己灰暗的心境。然后陶醉于一封叶哨声敲打出的家书，耳际母亲“家书如诗”的唠叨长得青乎乎的，腮旁滴落的全是些母亲春雨般的歌谣！期望又一次被山野之风擦伤翅膀，期望分明是圆柱体的，期望又如一只蝴蝶在悠然飞翔。娘啊，儿用含满泪水的思念背起一副渔网，开始了又一次驾舟出海，企图再从大海里捞他个金镶满钵，去慰平母亲眼神里的疲劳。

母爱是一副背篓，足使我行走天下！

方法多种多样，比兴手法是借物写人的。如《飞蛾》：“虽然一生都在不停地飞奔，却始终没有飞出陈腐的意境；纵然怀有赴汤蹈火的精神，但也不能盲目地献出生命；‘宁肯粉身碎骨，也要追求光明’，这是你做出的无谓的牺牲；脑袋像个榆木疙瘩，为啥不转变一下观念呢？只有创新，才是走出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还有对比手法和烘托法等，都是我喜欢学习运用的写作方法。总而言之，我的诗歌是写真切切的个人感受，反映的是真情实感，努力追求有联想和回味的意境。如《秋景》中的《稻穗》：“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非要用行动表现出来；以低垂丰满饱满的娇羞，向农家汉展示最爱。”另一首《石榴》：“历经由涩到甜的日子，从不盲目陶醉；整整憋红一个夏天，才笑得合不拢嘴。”

我比较注重诗的韵律，如果四句一段的话，其中就有三句押韵，至少也要有两句押韵，四句一韵的少，这成了我的特点。当然，歌颂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是最大的特点。我喜爱诗歌，如果说是童年时的儿歌、评书乡土文学影响了我和青年时部队军营文学影响了我，那退伍到信阳后故乡的民歌和豫风楚韵更影响了我，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阅历凝聚成我诗歌的现在风格。出一本诗集一直以来是我一个梦想，陈有才老师能为我的诗集作序是我三生有幸、梦寐以求的。在此表示感谢！听说，人生出第一本书后，更能点燃创作的激情，提高创作欲望，但愿这种激情和欲望早日来到。

^[1] 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诗歌的创作